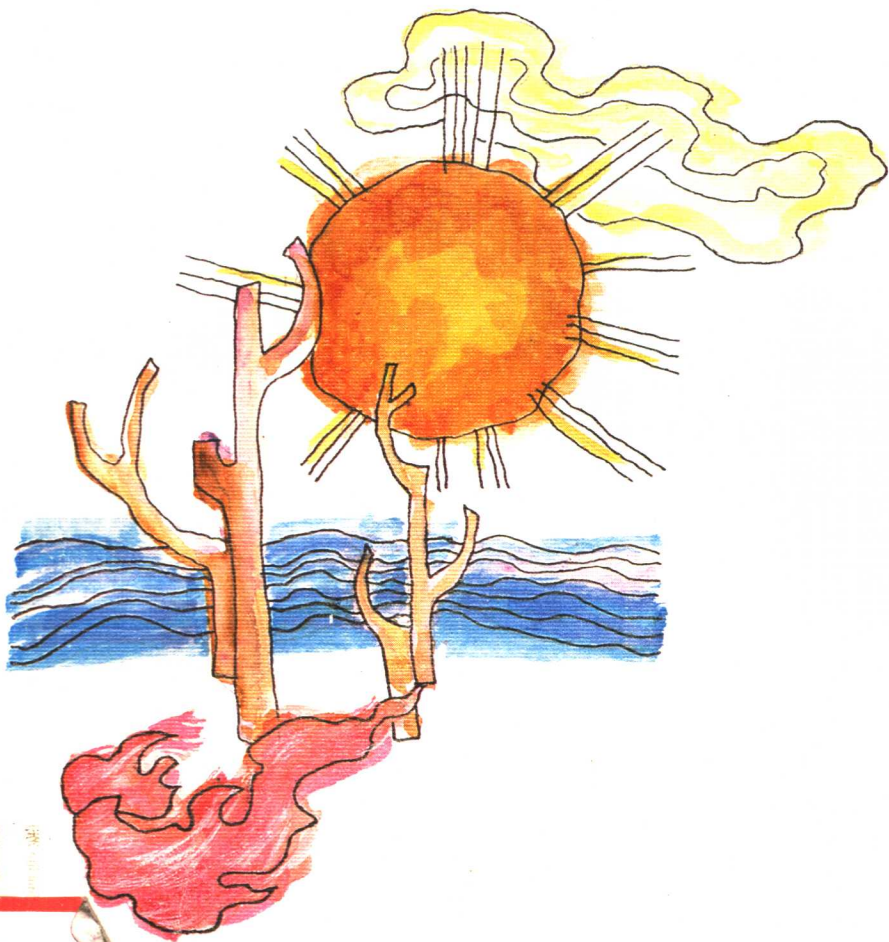




熊 誠

迷幻

1247.7
X632

熊 诚
花城出版社

迷幻



10024418

迷 幻

熊 诚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插页 160,000字

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,930册

ISBN 7-5360-0142-8/1·138

平装定价：2.20元

序

陈国凯

我认识熊诚同志有几年了。他长期生活在西江中游的肇庆地区。肇庆是古时的端州，风流名士出没之地，秀山丽水孕育了一些文才。他在一九七四年就发表小说了。不过，很长时间没有引起我注意。第一，他没有一鸣惊人的作品足以引起文坛的注目；第二，他有点内向。开会时见了面偶尔聊几句，话不多。依稀记得他当过某地的团委书记，我想像中的团委书记是热情洋溢的，他给人的印象却有点冷，有点沉郁。

真正和他有了交情是一九八五年下半年。那时我以抱病之躯受命深圳《特区文学》主编工作。人少事多，干得很苦很累。熊诚知道这情况，决然放下手头正在撰写的作品，离开广州温暖的家和幼小的孩子，一个人来到深圳，住在生活条件甚差的集体宿舍里帮助我处理编务。我是感动了的。关键时刻的一个行动，胜于一打漂亮的宣言。搞编辑工作是为他人作嫁衣裳，对一位专业作者来说，是要有点牺牲精神的。

共事一段时间，我对他的为人、气质有较多的了解。他内热外冷，踏踏实实，埋头苦干，有较强的工作能力。后来他又去农村参加整党工作，后来他又当了《风流人物报》编辑部主任，三几个人办一份以反映开放改革的报告文学为主的

大报，还要自筹资金。他穿梭于省内各市县之间，既搞编务又当小工，搞得有声有色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也算是一位能人。

熊诚写小说有些年头了。说来惭愧，我很少读他的作品，也许当今青年作家的覆盖面很大，把他淹没了。由于说不清的原因，我对他创作上关注得很少，不论作为比他虚长几岁的人还是作为他的直接领导者，这种疏忽或淡然，都不应该。

熊诚终于编小说集了。一叠厚厚的书稿堆在我案头，我有了一次较全面理解他创作的机会。读完这本集子，终于纠正了“熊诚是经营式的行政人才，不是写作人才”的偏见。有人说过这样的话，我也曾经相信了。可见，要真正理解一个人——哪怕是曾经共事过的同志，也并非容易。以偏概全，见一叶而论森林，常常成为我们断人论事的毛病。

也许原来对这本集子的期望不高，当读到一些颇为精采的篇章，才使我怦然心动，喜不自胜。读完集子，我想起一句话：淡淡妆，天然样。这是熊诚作品的基本格调。这一点，决定了他的作品不能一鸣惊人。他的作品，没有金戈铁马、地动山摇的征鼓先声夺人；也没有如泣如诉、哀怨凄绝的苍凉去催人泪下，不容易掀起读者感情的层波叠浪。作者也没有用状如天书的奇诡怪谲去自标灵采，显示“新潮”，以博取青睐。然而也正是这淡淡妆天然样的基调形成了他自有的情韵。“作文不在辞句之工，而在性情之正”。这个道理，并不是谁都能悟到的。读他的一些作品。如《黑吊钟》、《“芙蓉”日记》、《车祸》、《雨后》、《约会》等等，你会觉得一个不事修饰的微笑着的熊诚向你走来，带着亲切、和善、轻松和温

馨走进你的心田。像春天里淡淡的花香，给你以美的享受。

《黑吊钟》引起了文坛的注目，报刊陆续发表了几篇评论，《当代文坛报》组织了专门讨论，这且不多提。

《车祸》是写得相当精采的一篇。短短六千来字，写出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：退休校长正直而有点迂的夫子情状，如见其人；功于心计的肥经理的言行举止刻画入微；李波仗义勇为之后的“英雄”气短，情态跃然。一个短篇能写出几个独具个性、血肉丰满的人物，需要相当的功力。作者用轻松而带点幽默的玩味把生活中平凡的琐事信手拈来，写得谐趣横生。特别是车祸发生之后，人们心态的变化刻画得惟妙惟肖，活现出特定环境中的人情世态，韵味余长。本来，写这类东西最易落套，但作者脱尽窠臼，从开头热烈奔涌的气势突转为一漠平沙，可说是匠心独运。从这篇小说中，我看出作者在写作上已积蓄了较好的功力。“不诡其辞而辞自丽，不异其理而理自新”。这种道行并非一朝一夕能修炼出来。《“芙蓉”日记》也是较好的一篇，作者写改革年头的的生活，没有落入令人乏味的纠缠不休的方案之争，而是通过一位妙龄少女——宾馆服务员逼真的心态和人际间的微妙纠葛，令人听到改革大潮奔涌的涛声，是一种比较高明的写法。这篇小说曾被《小说选刊》转载，《人民日报》亦载文评论过，引起重视。据说后来一次全国评奖活动中，一位资深的智者认为旅游局长的女儿不可能去当宾馆服务员。因此断定这小说失却了“艺术真实”。此论也未免可笑。

总理的儿子都可以当公司的部门经理，小小的旅游局长的女儿当个宾馆服务员又有何不可？大学生报名当宾馆服务员者，在京、粤等地也大有人在，大千世界旋转的生活，坐在

书斋里是难以理解的。这说明智者千虑也有一失。《雨后》融情入景，由景入情，写得见情见性……读者看完此书，自有高明之见，不一一赘举了。

要说本书是如何高明精当，也未免失实，这是作者第一本小说集子，正像一位初具风姿的少年，步入人生舞台仍脱不了某种稚气。作家耕耘的田地，总会有良有莠，不可能粒粒都是珍珠。有些篇什是否偏重于情节忙于叙事而疏忽了人物性格的刻画？有些地方是否有较明显的斧凿痕迹？这就有待于读者去鉴定了。

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青年作家，不把自己的创作搞成时装展览，不追求镜月水花的东西，路子是对的。但不论在文学语言、写作技巧、人物心态的研究、时代精神的把握等等 方面，都希望作者多下功夫，才能跃上一个新的水平，这已属于老生常谈。据我了解：作者正广交各界——特别是企业界的朋友；他从原来描写的小城走出来，闯进波澜壮阔的生活舞台，投身于急浪叠迭的改革的大潮之中，体验着企业家们恢宏的气势和行进中的喜怒悲欢。眼界已经开阔，胸中蓄积渐多，到一定时候，他的创作自会别有一番天地。我热切地期待着。

写到这里，我想起清代李渔的一句话：“世界奇事无多，常事为多，物理易尽，人情难尽。”这句话，对于搞文学创作的人是颇有启发的。书录出来与熊诚同志共品其中三昧吧。

1987年4月29日

于深圳蛇口

目 录

序.....	陈国凯
黑吊钟	1
迷 幻	25
西江恋情	90
车 祸	131
“芙蓉”日记	143
吻.....	160
小两口进城	172
雨 后	183
鸡肉塑	191
飞 瀑	202
约 会	217
喜盈门	226
夏夜之梦.....	234

黑 吊 钟

要打鲤鱼滩过滩呀阿妹，
要找吊钟山过山唉；
人心难得一世同呀阿妹，
世间难寻黑吊钟唉……

——西江民谣

天际凉浸浸地放出蛋青色。墨绿色的长条水块荡漾着微弱的幽光。

他微闭双目。高印堂、榄核色的带有刀痕的面颊，长的白眉、短的白发，在熹微中朦胧成一团。

“咕咕——”

鸬鹚清亮的啾啼，在早春凛冽的晨风中颤抖。江雾丝丝缕缕地悠悠升起，浸漫。江川溢满牛奶白。

这江川。这河滩地。沿江峡西上，望夫归，羚山，古城肇庆……东下，五马归槽、端溪、黄布沙，古传说包公掷砚化成的砚洲岛……每次，爹在这儿都打住，牵着人们满山乱转。黑吊钟，真的有黑吊钟？十年梦。满屋酒气。昏黄的煤油灯，一双铜铃大的牛眼。喷红。直愣愣。骨节粗大的手格格响，每根骨头都在互相挤压。“狗

杂种!”这是我能听到的人间最后的一句话。自那次眼前登时一黑后，世界突然清静下来。一种深深的恐怖使我惊悸，我突然明白自己聋了。我仇恨地盯着这个爹。“你不是我爹!”我想像自己的声音。爹满面泪水死死抱着我。那双有可怕力量的手，那曾经喷着腥闷酒气的大嘴，那曾经疯狂地挤扁了五官的脸，全都不可思议地变了。从此，他一滴酒也不喝。他什么都顺着我。什么都听不见了，我已记不清声音是怎么回事。但我听得见：“黑吊钟！在哪儿，黑吊钟！”爹那翕动的厚嘴唇，迷惘而泛着红潮的面颊，那舞动的手，那双铜铃大的狂热的眼睛。我曾端着煤油灯静静地盯着他。爹直直地瞪着黑洞洞的瓦顶，兀自一时时叫唤。有时喉咙里咯着痰，“黑——黑——”半晌叫不全一个词儿，有时爹像发狂般高声呼喊，声震屋梁，全不像在梦中。有时柔柔转换，脸上的刀疤也柔和起来，边缘模糊像一抹涟漪。我不明白，人在梦中，怎么能瞪大双眼？怎么会对眼前晃动的煤油灯光毫无反应？这十年，爹的头发说白就白了，根根银亮。眉梢又白又长，全沙围人都说他必有后福。

“十年了，你打算回来怎么办？长住短住？”爹的眼睛似在无声地说。我知道打哑语手势他不懂，便画几个字。“西江花木公司”。施妮念给他听。他使劲翕动嘴唇说，以为声音大我便听得见：“做买卖？你做生意了？”

“是的，老人家。你儿子现在经营深圳一家花木公司，任总经理。”我得意地看着施妮对爹说。“你是他媳妇？”“我是公司公关部主任。”“你是他媳妇？”我看着这场对白，乐得直笑。施妮聪明地回了个当地人能理解却

又不能肯定名分的词：“相好。”她“扑哧”掩嘴一笑。这就过分了。女人虽聪明，却总爱过分，乱搅和。这是我迟迟下不了决心把她明媒正娶的主要原因。“你不去，我去！”施妮真会做得出。这位现代女性才不管你三七二十一。她去倒不如我去。我自小在这里长大，对这山，这水，我熟性。但爹是鬼精灵，多少人跟他，想趟他的道子，没有一个成功。爹，你为什么至今仍对我保密呢？黑吊钟，要真有黑吊钟，就交给你唯一的儿子吧！

像往年一样，他半夜便上山了。没有火光。一年虽走一趟，他却闭着眼也能摸上烂柯山顶。

古时一樵子入山，在三棵松下见两老者下棋。一局未完，斧柄已沤烂了。出到山外，人间已过千年。此山于是得名烂柯山。三棵松下的老龙潭边，尚有仙人足印。弹指几十年，嶙峋怪石，嘤嘤松涛，潭边的红艳野花，空谷寂寂的新雨，恍如年年如此。每走过，他都清晰地看到自己是如何在山径上从孩提走到暮年。六十花甲，又一轮回。

三棵松周围方圆十里，过去遍山吊钟。大寒一过，吊钟花涌起一叠叠的花浪，大都是上十年左右的花枝，随便那一棵都是上品，才几年工夫。吊钟花便战战兢兢地躲到人迹罕至的深谷陡崖，死活不肯露面。山里山外，人群蝗虫般飞来，管他娘十年的吊钟，一年的嫩口子也不放过。花蕾豆粒般弱小，颤动着未成年的身子备受蹂躏。

旧时，大寒过后采吊钟，家家户户蒸糕包粽。那糯米包着肥肥的肉块，淘净了皮儿的绿豆瓣儿黄生生的，外面裹着翠绿的冬叶子。粽子在瓦罏里浸着水，炭薪一红一暗烧一日

一夜，沙围村弥漫着淡蓝色的青烟。放三轮鸟铳，男人们扎起水带，挎上锋利的砍刀便进山。砍吊钟须麻利爽快，钝刀割肉，扯皮带汁的会伤花。一刀砍下，脆响。花枝儿凝神犹豫半晌，像痴痴的姑娘样驯驯地伏到你怀中，洒下一串儿甜丝丝的露珠儿。

吊钟采回，家家精心挑一枝靓花送到祠堂。父老们一致看好的便长供在祠堂，称作“花娘”。由村人在花娘的主人家门楼上张灯结彩，门外舞狮作庆。这天，四乡八寨都来赶花会，峡外平川平常难得走动的亲朋戚友也来串亲认契。地坪上扎起棚架，请来肇庆戏班踩大戏。从祠堂到江边码头一段，成了花街。玩猴卖药的、摆百货糖烟瓜子咸脆花生盲公饼的、扎纸鸢风车的、叫卖猪红汤牛什馄饨面的，都趁起热闹来。沉寂一年的锣鼓也冬冬锵锵敲将起来，直响到年初十。

往常因嫌码头小而不停靠的火船、花尾渡也靠泊过来，几百里外的水客上上落落，大埠的花艇密密麻麻湾在江边。一些汉子们晚上醉醺醺摸上艇，天明打着呵欠下来，说不准一年的辛苦钱便掷下了。沙围人最关切的地方是码头。汉子们吭吭哟哟扛着树枝捆似的吊钟装船，蜡质的花蕾星星点点闪动，在黑亮油光的脊梁上颤悠。山野深处的吊钟装上船顺西江出峡口，顺流而下到佛山、江门，到省城广州，也有从新会崖门、从东莞虎门出海，过伶仃洋，过南海，至港澳，至南洋诸岛。花期调理得准的，能在旧金山、夏威夷的除夕夜准时开放，放得晶莹粲然、满堂生辉。烂柯吊钟是岭南有名的年花，花开月余，经久鲜艳。别地吊钟一朵最多只能绽八朵小钟儿，烂柯吊钟一朵最少却能绽开十个花钟。大自然鬼斧神工，那天生的花钟儿跟人工造的铜钟形状无异，只是微型

而已。富商巨贾、大户人家若能买到一棵烂柯吊钟，便供上金猪香烛，派帖邀友观花品酒，以示钟鸣鼎食，花开富贵。最罕贵的是黑吊钟，老辈人说那是百年一遇的。

黑吊钟——

他的白眉一跳一跳，刀疤紫胀，嘴角像被人一把一把地扭动。四眼哥儿来寻黑吊钟，来寻阿妹。他感觉到了。廿年没有踪影，以为像水泡一样消失了。早上出门见两狗交尾就感到蹊跷，准会有什么事儿。仿佛等了廿年，就等这个老态龙钟的四眼哥儿。老得真快。他老在头发，而四眼哥儿老在形态。四眼哥儿是来算帐的。欠债要还，天公地道。“叭——”腿骨脆脆一响，似折断一杆麻骨。四眼哥儿坐着轮椅，后面推着的是他儿子无疑。或许，江仔是这后生的骨肉兄弟？“你不是我爹！”童言无忌。童子话，没有假。江仔或许道出自己并不知晓的人生秘密？那一巴掌。又欠了债。欠了四眼哥儿，欠了江仔，欠了阿妹——怎么还噢！

刀划开皮肤，划开肌肉，锋刃锐利地犁开软组织。面颊永远留下了纪念。就为肇庆码头那位艇家姑娘。她答应来沙围寻他。他等了廿年。土改、合作化、大跃进，她该上岸了吧？她该有正当职业了？当车工，当售货员，或许当了妇女干部？她答应过的，他信。他酗酒，谁劝谁倒霉。好汉怕烂佬。他是出名的烂佬。有钱大碗酒大块肉；无钱，用个纸袋除几把米，连米缸也懒得用。三块石头支一个瓦煲。一人吃饱全家不饿。

四眼哥儿没有能耐。原以为要先夺下那一圈一圈的眼镜，让他瞎了眼再打，谁知没这个必要。四眼哥儿个头也不小，但面黄肌瘦没几斤肉。不必担心搏斗，不必担心当年刀划脸

膛的锐疼。蹦蹦，像踢一只半瘪的麻袋。“放了他，放了他！你打死我吧！”阿妹愈哀叫，他愈狂暴。自己的女人竟然被一个囚犯占有，玷污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令汉子耻辱。“四眼佬，我枉识了你！”四眼哥儿苍白的双手在江上扬了几扬，水泡一般消失了。廿年后，咕噜噜又冒出水泡。而阿妹，再也不能死而复生。许久，他都不相信阿妹真的离开了人世。那双灵秀而忧郁的眼睛，那白生生的胴体。他伏在她身上剧烈地干呕……

“啾——”

他浑身一震，微闭的双目张开，摄入眼里的是炫目的水光。江轮从峡谷鸣笛驶过，雾已被江风荡开，天际明晰碧翠。过了雾浓时辰。往常，这是他遁迹的时机，现在错过了。或许，山坡上、坎崖下的野荔枝丛，未脱尽冬装的残黄旧绿的灌木后面，正闪动着一双双贼亮的眼睛。跟山狗子们打交道也不是三几年了。本应在天地混沌时溜下江岸，穿过乱石滩，拐过江湾划出那条暗藏的舢板顺流而下到五马归槽的。现在只好走山道，走相反方向，牵山狗们走上一阵。

他不紧不慢地起身，扎一扎腰间水带，沿江岸的陡坎走。行过几块丢荒已久的山地，拨开冬霜摆弄得萎靡不堪的野苋，他径向一片枝杈脱落得精赤条条，刚刚冒出一点点朦胧绿意的林子。寻常看不出这儿竟有路，人一踏入，林木便一闪一闪让出条曲折折的狭窄长廊。

林子幽深，雾水凝成水滴，滴滴答答，益显寂静。四眼哥儿准在熙熙攘攘的花市坐着轮椅到处寻他，打听“花王”。他不是城市公园摆弄百花的花王，他独沾一味——采吊钟花。自八岁起，爹便带他上山采花。头五年，花芽芽都不让动，只准

乖乖坐着看。爹和他一道看，看足三个时辰，爹才动手砍，讲西施浣纱，讲昭君出塞……每有庙会社戏，必带他去看大戏听讲古。渐渐，他看见那花林子活动起来，佩环叮当，暗香浮动，花影儿袅袅婷婷，飘飘而来。七姐下凡、貂蝉拜月……他看见贵妃醉酒的娇态狂颠，听见红线女唱昭君出塞的悲凉粤曲“马上凄凉，马下凄凉”……他采的头一枝吊钟，爹便十分中意。村里人一叠连声叫好。他采花的名气愈来愈响。姑娘们羞羞答答寻隙儿来搭讪，媳妇们却公开半公开地摸摸捏捏。他晓事了，也有了癫狂，跟汉子们摸上花艇，喝酒，谈女人的大奶子。爹把他剥光衣裤绑在村前苦楝树下，用湿水牛绳抽。一条条黑色电闪，一哧溜灼疼。满村女人跪倒磕头。他在女人面前赤身裸体。他自此绝了玩女人念头。“记着，要采绝花儿，心便不要花。”爹咽气了。

那年，来了艘花艇，一个肇庆码头的姑娘到底勾去了他的魂。他苦苦等那肇庆艇姑，他没有瞒阿妹。阿妹叫什么名，跟他几年她一直没说。那天只听四眼哥儿叫“素芳”。这么一个名儿，她一直不肯讲，而四眼哥儿能一下叫得出来。事情过后几年，他信了，他是欠了四眼哥儿的债。阿妹实是来沙围寻四眼哥儿的。她只是来早了几年，阴差阳错。待四眼哥儿辗转押到烂柯山里的劳改场，她已是他的人。是他占有了四眼哥儿的人，而不是相反。四眼哥儿没有像水泡一样消失。但阿妹永远不会生还了。她静静地陪着那一棵黑吊钟。黑吊钟。

天空洒下冷嗖嗖的雨粉。林外，天地一片凄清。江峡两岸夹峙的层峰叠嶂蒙上了轻纱，淡淡地在如烟春雨中勾出依稀的轮廓。

爬过一道坎，山坡上是密不透风的箬竹林，竹刺密密麻

麻虬着尖齿。他一扎腰，双手一拨，竹下露出一条低低的野猪道。他回头看了看，哂笑一声，钻入了竹林。他听见身后竹林外滚下几块山石，并传来喉咙挤出的尖响。

箣竹林又暗又闷，野猪钻出的洞弯弯曲曲似没有尽头。腰脊像卡了块烧红的铁片。一年比一年不行了。记得这野猪道并不长。

出了竹林，他瘫在草丛。腰脊挺直，一阵透心的舒坦。草棵伏在他脸膛，滴下咸腥的血。他张开嘴，卷着舌头舔。两肋、背、胸、头脸，几乎有感觉的地方全灼疼起来。那是密密的箣竹刺割划的。血珠抹在草棵上，透出一点点猩红的晶亮。血从四眼哥儿的头上流下，满面红殷殷。头一棒便把四眼哥儿打晕。脚踢。麻木的躯体像草捆似翻滚。从未见阿妹这样疯狂地向他扑过来。

血。血在青石板上流。吊钟花被狠狠地踏了几脚，军用皮鞋一拧一擦。四眼哥儿俯伏在地上，血从头上淌下，手却把残花拼命拨拉到怀中。“噗！”又是一棍。“十四号！站起来！”四眼哥儿终于愣愣地站起。“立正！向左转，起步走！”一步一回头。青石巷道一点一滴淤红，直上山径。他愣愣地看着这犯人摇摇晃晃的背影。采花廿多年，从未见有谁像四眼哥儿这样懂花。

一队囚犯押上码头，只有四眼哥儿扑到祠堂门口。他采的花正摆在石阶上。这囚犯狂热地手舞足蹈，嘴里吐出一串串洋鬼子话：“*Enkianthus quinqueflorus* Lour(吊钟花)”众人愕然。他怕这疯子会坏他的花，一把扯住这犯人。“好花，好花，好花！”四眼哥儿一点不想动花，兀自伸直脖子，睁大眼镜片后面的近视眼，似见到了稀世奇珍。“十六个花钟，了不

！得韶关南华寺后山坡的吊钟，八个钟儿，鼎湖山有名儿，也才十个钟儿，这儿竟十六个钟儿！奇花奇花奇花！”“十四号！回队！”四眼哥儿全然听不见。全世界都消失了，只有这一棵红艳艳的吊钟花。他在山上足足看了三个时辰才选出了它。花红艳得像小母鸡初潮的红脸蛋，是有名的鸡项红。“噗”一棍子敲下，四眼哥儿茫然四顾。“十四号！站回去！”“大军班长，报告大军班长，这是中国难得的十六朵钟儿吊钟花。吊钟是我国南方特有的野花卉，从未有人研究过，这是我的课题……”“十四号！这儿不是研究所！妈的，站回队列，听到没有？”“等等！”他突然走过去，把吊钟花往四眼哥儿怀中一递：“拿去，你懂花！”花被夺走，折断。叭一声，像折断杆麻骨。

一年后，他叭一声打断四眼哥儿的腿骨。血，使他与囚犯有了交情，一年后四眼哥儿上沙围村挑米，进了他的泥屋。

“素芳，你在这？”一声惊叫。他起了疑。阿妹低下头，避去。几天，她魂不守舍。四眼哥儿自此来得勤，每从狱中出来挑米，准来讨茶。四眼哥儿曾是阿妹的老师。四眼哥儿与阿妹相差十多年，和他与阿妹相差十多年一样。他放了心。世事古怪，人最放心时偏出了岔。阿妹说四眼哥儿在山里砍柴采到了黑吊钟。他等不及四眼哥儿下次挑米拿黑吊钟来，就独个儿进了山。半月后像野人一样回来，半夜摸入家门，他惊呆了。血。一场恶梦。四眼哥儿刑满释放才一天，第二天在沙围消失了。阿妹跟他二年多，从未怀孕，这年生下了江仔，然后，她撒手而去。黑吊钟，那一棵黑吊钟。

竹林一阵簌簌响动。他爬起来，怔怔地瞧着黑幽幽的野